

●下卷

张恨水/著

春明外史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春明外史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明外史/张恨水著. —2版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5378-2022-8

I. 春... II. 张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110114号

春明外史

张恨水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铁三局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:26.125 字数:930千字

2003年1月第2版 2003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4000册

*

ISBN 7-5378-2022-8

I·1956 定价:42.00元(上、下卷)



第四十四回

对影三人夕阳无限好
依山一笛高处不胜寒

史科莲在一边看见，心里想道：凡是男女朋友，他们若在一处，总是讨论学说，争辩主张，没有一个说到私事的。自己觉得好像不着痕迹，其实是太深了。像余瑞香表姐她和她的恋人，隔着重洋，万里迢迢，彼此通信，似乎只要说些慰藉的话，也就可以了。可是他们一封信，写上七八十页纸，无非什么主张，什么学说，你赞成我，我也赞成你，稀松得了不得。而今再看杨杏园和李冬青那样客客气气的高谈学说，正是一样。大概青年男女的交情到了七八分深的时候，免不了常常相见，相见又不能不矜持一点，就只好借重这一块学说的招牌，做两个人相见谈话的引子。而且两个人的目的，既不在此，主张出入，丝毫没有关系，所以你赞成我，我也可以赞成你。史科莲自以为冷眼旁观，十分清楚。所以她在一边，默然不语，反觉得有味；看他们是怎样一个结果？后来李冬青谈得久了，觉着把史科莲扔在一边，很不过意，也就常常回转头来，问她一两句。她当然点头答应，完全同意。坐了一会，那太阳往西偏着，已经只有几丈高了。史科莲她是瞒了出来的，便对李冬青说要回去。李冬青以为两个人同来的，她一个人先走，似乎不妥，说道：“我也走罢。杨先生大约还要到贵友那边去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那位朋友早走了，我一个人在这里，也没有什么趣味哩。”说时，便掏出钱来，付了茶钱，一路离开五龙亭。依着杨杏园便要替她们雇船，史科莲道：“我不用过海，我就走这后门出去了。”她和李冬青并排走着，杨杏园稍后有两尺路，说着话，慢慢的走去。杨杏园听说史科莲走后门，就和史科莲李冬青点个头，说一声再会，自己一个人走上过海的船去。

船到了南岸漪澜堂，走上岸去，信着脚步向西走。过了回廊，一带柳岸，背山面水，很是幽静。因为这个地方，来往的人少，路上草也深些，水边的荷叶，直伸到岸上来。岸边有一株倒着半边的柳树，横立在水面上，恰好挡住西下的太阳，树荫底下，正有一块石头，好

像为着钓鱼之人而设。杨杏园觉得这个地方，很有趣味，便坐在石头上，去闻荷花的清香。水面上的微风吹来，掀动衣袂，很有些诗意。由诗上不觉想到李冬青，心想要找这样和婉能文的女子，真是不容易。有时候，她做的诗，十分清丽，我决做不出来。杨杏园坐在这里，正想得入神，忽然身后有一个人喊道：“杨先生，你一人在这里吗？”杨杏园回头时，正是李冬青。笑道：“我爱这地方幽静，坐着看看荷花。”李冬青道：“难道不怕晒？”杨杏园这才醒悟过来，太阳已经偏到柳树一边去了，从柳条稀的地方穿了过来，自己整个儿晒在太阳里面。笑道：“刚才坐在这里，看水面上两个红蜻蜓，在那里点水，就看忘了。”李冬青和他说着话，慢慢也走到石头边，撑着手上的花布伞，就在杨杏园刚坐的那块石头上坐下了。杨杏园道：“密斯李怎样也走到这边来？”李冬青道：“我送了密斯史出后门去，我也是由北岸坐船来的。到了这边，我也爱这西岸幽静，要在这里走走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个日子还没有什么趣味。到了秋天，这山上满山乱草，洒上落叶。岸边的杨柳疏了，水里的荷叶，又还留着一小半，那时夕阳照到这里来，加上满草地里虫叫，那就很可涤荡襟怀，消去不少的烦恼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杨先生这一遍话，把秋天里的夕阳晚景，真也形容得出。这是幽人之致，人间重晚晴啦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幽人两个字，不但我不敢当，在北京城里的人，都不敢当。有几个幽人住在这势利场中？”李冬青也笑道：“不然，古人怎样说，‘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’呢？”杨杏园记得《随园诗话》中有一段诗话。一个老人说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一个就解说：“不然，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。”正和这段谈话相似。这正是她读书有得，所以在不知不觉之间，就随便的说了出来。觉得生平平章人物，都是持严格的态度，没有三言两语，可以说得他死心塌地的。这时李冬青轻描淡写的说了这样几句，他就心悦诚服，完全同意。虽然有人说，情人言语，无一句一字不是好的，但是他不相信这句话。他便对李冬青道：“这话自然可以驳倒我所持的论调，但是我也无非是个糊口四方的人，怎样敢以憔悴京华自命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我并不是驳杨先生的论调。”杨杏园也怕她误会了，连忙说道：“自然不是驳我。”两个人都这样忙着更正，倒弄得无话可说。李冬青收起了伞，扶着石头，慢慢的走到水边下，回转头来，不觉一笑。对杨杏园道：“你看岸上一个影子，水里一个影子，这正是对影成三人啦。”说时，她身子一歪，怕跌下水去，连忙往后一仰，以便倒在岸上。杨杏园站在身边，也怕她要跌下水去，抢上前一步，伸手将她一扶，便搀着她拿伞的那只胳膊。李冬青倒退一步，这才站立住了。当时在百忙中，没有在意，这会站住了，未免不好意思，两脸像灌了血一般，直红到膀子上去。杨杏园见人家不好意思，也大悔孟浪，心想她若一不谅解，岂不要说我轻薄？自己退了一步，也站着发呆。李冬青抽出纽扣上的手绢，在身上拂了几拂，又低头拂了一拂裙子，笑道：“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



下。”杨杏园也笑道：“所以孝子不登高，不临深。”两人说了这样几句陈书，才把不好意思的情形遮掩过去。杨杏园又道：“密斯李刚才说对影成三人，我想要上头是月亮，下面是水，中间是人，这才有趣。”李冬青道：“月亮下固然是好，但是水面上的斜阳照到人身边来，却另有一种趣味。说到这里，我就要回套杨先生刚才所说的，是秋天的斜阳好。金黄色的日光，一面照着平湖浅水，一面照着风林落叶，才是图画呢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李冬青对于这话，好像没有听见，打开她手捏的那柄扇子去扑草上飞的一只小黄蝴蝶。这蝴蝶往南飞，她也往南追，追得不见了，她才算了。杨杏园看见，也从后慢慢跟了来。李冬青扇着扇子道：“倒招出我一身的汗。”提着手上的伞，将伞尖点着地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慢慢的已绕过西岸，便对杨杏园道：“杨先生也要回寓了吧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我还想在这里走走呢。”李冬青道：“那末，我就先走。”说着她弯腰鞠了一躬，便含着笑容，向大门口走去了。

杨杏园望着她的后影，直等不见了。便在路边一张露椅上坐下了。心想这样个年轻的人，何以对于一切世事，都这样十分冷淡，我真不解。她的家庭似乎有一幕不可告人之隐，所以她处处都是强为欢笑的样子，但是我想她本人身上，总没有什么问题，何以也是这样疏疏落落的？就以她交的女友而论，人家敬爱她的很多，她却只和那位顾影伶仃的史科莲要好，也就奇怪。一个人坐在露椅上，发了一会子呆，忽见地下，有些东西移动。定睛仔细看时，并不是什么东西，原来是太阳落下去了，月亮的光，便渐渐亮起来。他坐的地方，正是一株大槐树，月亮的光，从树叶里穿着落到地下，树一动，仿佛就有些薄薄的影子，在浅草上爬来爬去。杨杏园抬头看时，大半轮月亮，正在树的东边，月亮边几个大一点儿的星，银光灿烂，正在发亮。蓝色的天空，已经变成灰白色了。自己好笑起来，一个人坐在这里，算什么意思，起身便往大门口走。

走到那石栏，靠在栏杆上，又看了一会荷花，忽然有一个人，伸手抚着他的背，回头一看，却是华伯平。杨杏园笑道：“秘书老爷，好久不见啦。”华伯平笑道：“大文豪大记者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们统一筹备处是个极时髦的机关，薪水照月发的，你这三百六十块钱的现洋，够花了吧？我们这算什么，像做针线的女工一般，全靠几个手指头，何从大起？”华伯平便拉着他的衣服，说道：“走走！我请你吃晚饭。你两次找我，没有遇着，今天算是赔礼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听说你在别的地方，又弄了两个挂名差事，真的吗？”华伯平笑着说道：“你们是干净人，不要打听这样卑鄙龌龊的事情。走走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怪不得你忙呢，有三个衙门要到，自然没工夫了。”华伯平道：“衙门里屁事！筹办处每天去一趟，其余两处，十天也不到一回。”杨杏园道：“那末，为什么还忙得很？”华伯平道：“除了打四圈，在惠民饭店里，我

是坐不住。早几天，一吃了饭，就踌躇到何处去玩好。后来熟人一多了，公园游艺园这些地方，只恨不能分身去应酬。到了晚饭之后，照例是一趟胡同，非到一点钟后，不能回家。你想，哪还有工夫出来找朋友？”杨杏园道：“你这样闹，不但经济上受大影响，与卫生也有碍。”华伯平一皱眉道：“这也是没有法子，你不去，也有人找你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听说碧波你也给他弄了一个顾问，是真的吗？”华伯平道：“是真的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他不过是一个学生，你们的处长，既不认识他，又无联络他之必要，给他这样一个名义做什么？”华伯平道：“怎么是名义？一百块现洋一个月啦。自然不认识他，也不必联络他，这完全是我提拔他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和贵处长一保荐，他就答应了吗？”华伯平笑道：“这真是笑话。我们敝处的顾问，本来有三四百，也有处长自己请的，也有各处代表硬要的，也有各方面头等人物荐的。其余便是和处长跑腿的几位政客开单密陈的。最后处长就把这一大批的名单，交付一个机要秘书，缮写清楚一个等次，由他批准。偏是那时我也在办公室里，老总就叫我帮着办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老总又是谁？”华伯平笑道：“老总就是处长，我们同事这样说惯了。那位机要秘书缮写名单的时候，他却私自加上四五位去。其实我也不留心，他却作贼心虚，对我说，这是哪个阔人的侄子，哪个阔人的大舅，非加上不可，得去和老总说。你何不也加上一个名字，每月至少弄他一百元。我就说：‘我的名字，怎好加上去呢？那不成了笑话？’他说：‘谁说要你的名字呢，阿猫阿狗，你随便写一个得了。’我说：‘乱写一个也行吗？’他说：‘乱写到底差一点，你把你的令亲令友开上一个得了。若是在什么公团里办事的，那就更好。’我听他这样说，一想碧波近来手头很窘，他又是什么文化大同盟的会员，何不把他弄上？因此就开了一个名字，给那位机要秘书，而且说明他的履历。他欣然答应，就把他写上名单去了。其初我还认为未必有效，谁知过了两天，他真的给我一封聘函，说是已经规定了，每月一百元车马费。我拿了这封信去告诉碧波，他还以为我和他开玩笑呢。”

杨杏园和华伯平两个人站在石桥栏杆边说话，忘其所以。直等话说完了，华伯平才重申前请，要杨杏园去吃晚饭。杨杏园道：“我原不用得和你客气，但是到了这时，是我办事的时候了，我不能再耽搁。你若请我，改为明天罢。”华伯平道：“这里的西山八大处，我只去过一次，你若抽得出工夫来，我们同到八大处去玩一天，好不好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个热天，爬山有些不合宜。”华伯平道：“咱们坐轿子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坐轿游山，这似乎有些笑话。那种轿子，两根木杠抬一把藤椅，真有些像江南人抬草庙里的菩萨。而且上山往后倒，下山往前冲，也不舒服。”华伯平道：“那末，不上山，在山脚旅馆里坐坐，好不好？我还有个新朋友，在半山中新盖一所房子，高兴我们可以在那里借住一宿，第二日一早回家，也不误事。”杨杏园欣然道：“好多年没有在外住过了，你果真去，我可以奉陪。”华伯平道：



“我一天到晚没事，有什么不去？你明天早饭后在家里等我，我坐了汽车来邀你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好，那就这样办。”就和华伯平分手回家。

到了次日，杨杏园起了一个早，把所有的稿子，都预备好了。编稿子的事，就打电话，托了同事代办一天。不到十点钟各事都预备妥了，便催着长班开早饭。这里饭只吃了一碗，华伯平就走进来了，后面还跟着有吴碧波。杨杏园道：“很好，三个人不多不少。你们都吃饭吗？”华伯平指着吴碧波道：“在他寄宿舍大饭厅上吃的饭，居然是一家很齐备的小馆子。在北京当大学生，真是最舒服不过的事，什么都有人替你准备好了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你很羡慕学生生活，我们换一换地位，如何？”华伯平道：“无奈人不能当一辈子的学生，若是能当一辈子的学生，谁不愿意？”他二人在说笑话，杨杏园便赶忙吃饭。吃过饭之后，胡乱洗了一把脸，催着长班沏茶。等茶沏好了，又滚热非常，各人斟了一茶杯，只端起来沾了一沾嘴唇，便放下来，等不及喝了，三人就匆促出门登车而去。

汽车出了阜成门，不一时，便来到乡下。这汽车经过的马路，两面都种着柳树，虽然也有间断的地方，却离不很远，汽车在绿荫里面飞跑，清风迎面而来，倒也不觉的热。马路的两边，人家地里，种着的玉蜀黍和高粱，都有五六尺高，青苍披离，一望无际。杨杏园道：“你看，这种高粱地，真是深密隐蔽，所谓青纱帐起，难免可以藏匪了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也是去年这时，我在城外进城去，一个人骑着一匹驴子，走到这样四周都是高粱的地方，真是要捏着一把汗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里是大路，不断的人往来，歹人藏不住，不要紧的。”吴碧波道：“这却难说呢。我听见说，是哪家一个小姐骑脚踏车进城，路上走脱了伴，把身上的首饰全取下来，埋在一株柳树兜下，做了暗记号，然后飞跑而去，第二天才坐了汽车来挖取东西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法子倒是好法子，若是果然路上出坏人，她是一个女子，根本上人就是危险品呢，她就没有料到吗？”说起话来，不觉车子已走了二十多里路。西山迎面而起，越看越近。先是看见一排山，渐渐分出岗峦，渐渐看出山上的房屋，渐渐看出山上的树木，山脚下一座西式楼房，半藏半露在树影丛中，西山旅馆，已经在望。

一会工夫，汽车过了一道乾河石桥，便停在旅馆边空场里。这里到也停了七八辆汽车，一路接山脚排着。大家下得车来，就闻着山草野花一股清芬之气。静悄悄的，听得四周深草里的虫叫，顿觉耳目为之一新。走进旅馆门口那个露台下面来，只见茶座下，除了四五个中国人而外，全是西洋人。犄角上那张桌子，沏了一壶茶，围坐着七个人，都是矮小个儿，穿着粗料的西装，叽哩咕噜说个不歇。杨杏园对华伯平道：“讨厌得很，我们上那边去坐罢。”说着，他便在向前走。露台外面，是个敞厅，也摆了两张桌子，又有几个穿西装的矮个儿围着坐在那里。华伯平知道杨杏园不愿意，便说道：“我们既然来了，也不可以不逛逛



山,先到山上去走走,回头再来休息,好不好?”杨杏园首先赞成,吴碧波也没有持异议,三人就在那小花圃里穿了过去,插上小路。这时,路边下有个穿短衣服的人,在一边跟着走,对华伯平道:“先上那一边,看竹子,上碧摩崖。这一边是……”杨杏园知道是山脚下领路的,无非借此弄几个小钱。便对他一摆手道:“这里我们常来。”他听说,没有希望,回转身就走了。三个人顺着脚步儿走,过了一道石桥,慢慢一步一步走上山。不到几十步路,大家满身是汗,吴碧波早站在一棵树下,把长衫脱了下来。杨杏园华伯平二人,不约而同都脱下了长衫。华伯平笑道:“今天这太阳虽不十分厉害,你听这满山林的知了叫,正是当午,上起山来,可热得受不了。回去罢。”吴碧波一看,这山路渐渐上升,面前就有一个高坡,约有十来丈高。抬头一看太阳正在树顶上,笑着说道:“我刚才只走一个小山坡,就接二连三的喘气,回去也好。”说时,华伯平侧耳一听,说道:“这是什么响?这仿佛像是下雨。”吴碧波听着也像,说道:“果然。”杨杏园走着离开他们几步,一只手胳膊搭着长衫,一只手撑着一棵树,当着风站住,回过头笑道:“这都不晓得,这是风吹着满山的树叶子响。可惜这里没有成林的大松树,若有,被风一吹,你还疑心在海里呢。”吴碧波道:“这风很好,我们就在这树荫底下坐坐。”说着,一路走到树荫下来,大家在草上坐着。这时听到叮当叮当一阵响声,抬头一看,不见什么,只知道那是铃声。那铃声发生在半山腰里,慢慢的由上而下走到近处,却从山坡树丛里钻出几头驴子来。驴子前头一人,戴着草帽,拿着鞭子,正绕着山道,在短树里钻呢。华伯平道:“这是一幅好图画。”杨杏园道:“你是在城市里住惯了的人,一见山林,无处不好。好像乡人进城,走在街上车马往来,和见了龙王的宝库一般,样样奇怪了。”说话时,那几头驴子,已经走到身边。每头驴子,背着两个大篓子,倒像是不轻,那赶驴子的人,在一边走着。吴碧波随便问道:“这驴子上是什么?”那人将第一个驴子往怀里一带,吆喝一声,其余的驴子,便都停住了。连忙笑着道:“杏儿。”吴碧波道:“就是山里的杏儿吗?”那人道:“是的,现摘的。”吴碧波笑着对华伯平杨杏园道:“这种新鲜的山果,比城里的还要好吃十倍。”华伯平便笑着对那人道:“乡下大哥,卖给我们几个尝尝,行不行?”那人听见城里先生,叫了他一声大哥,欢喜得很,说道:“出在咱们山里呢,不值什么,还要买呀?”说毕,就在第一个驴子背上解下一个附带的筐,伸手进去,捧了一捧黄澄澄的杏儿出来,说道:“送您尝尝。”华伯平连忙把草帽子翻过来接着。说道:“多谢。”那人听了一声多谢,又捧了一捧来。华伯平见他这样客气,倒不好硬受人家的,掏了四个毛钱出来递给他。那赶驴子的,死也不肯要,说道:“就是卖,也不值这些钱呢。”说毕,牵了驴子就走了。杨杏园是不大很吃瓜果的,一看这杏儿,有鸡蛋大一个,不觉伸手在华伯平帽子里拿了一个,在身上短衣袋里,抽出手绢,将杏儿擦了一擦。在手上拿着,就觉有一点清



香。咬了一口，甜美异常。一个吃完，不觉又要吃两个，一连就吃了三个。华伯平吴碧波两人更不必说，对着帽子吃了个不歇。三个人将杏儿吃完，吴碧波问杨杏园道：“如何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果然好吃，城里果局子里的，决没有这种好味。”华伯平道：“明天你回去，可以做他一篇文章，题目就是在西山大树荫下披风吃杏子记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好啰嗦的题目。”华伯平道：“不这样啰嗦，那就不时髦了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不要说了，太阳慢慢偏西了，我们下山去，好好歇歇罢。”说着，他一面穿长衫，一面在前面走。三个人一路走下山来，到了西山旅馆，只见那些矮子，都已走了，便在阶沿上拣了一副坐位坐下。茶房过来，便问要吃什么。华伯平对杨杏园道：“饿不饿？”吴碧波杨杏园都不说饿。华伯平对茶房道：“来一份茶点罢。”一会儿工夫，茶房捧了一壶红茶，两碟点心来。杨杏园只喝了半杯兑上牛乳的茶，吃了两个点心，便躺在藤椅上，闲眺野景。

在这时，一辆大汽车开到门口敞地，一共走下来四个人，两个西洋人，两个穿西装的中国妇人。一个妇人，有二十多岁，一个却只十八九岁。这两个人的衣服，都是薄纱的，袖口都在腋下，露出两条溜圆的胳膊。领子是挖着大大一个窟窿，胸前背后，露着两大块肉。那二十多岁的妇人，肌色黄黄的，擦了一身的粉，手上拿着帽子，满头的烫发，连耳朵额角，全遮住了，俨如一个鸟巢罩在头上。那个年纪轻些的，一张长脸，皮肤倒是白些，却又生了满脸的雀斑，帽子底下，露出一个半月式的短发。两个人穿着又光又瘦的高跟漏花白皮鞋。一扭一扭的，晃着两只光胳膊走了进来。两个西洋人紧紧后跟。走到这露台底下，那茶房立刻放出极和蔼的笑脸，上前欢迎，轻轻的说了一句英文。那西洋人点了一点头。几个茶房，七手八脚，张罗坐位，就让这两男两女在杨杏园这一桌旁边坐下。那两个妇人的粉香，便一阵一阵，兀自扑了过来。那西洋人里面，有个长子，便操着不规则的京话，问那妇人道：“汽水？冰淇淋？喝汽水，好不好？”那大些的妇人笑道：“喝一点儿汽水罢。”长子西洋人道：“吃汽水？很好很好！”说着，一指年纪轻的妇人问道：“你喝汽水，好不好？”她手上拿着一柄四五寸长的扇子，打开半边掩着嘴唇，笑着点了一点头。那一个西洋人，是个胖子，看见了便和长子一笑。吴碧波在一边看见，心里好生不解，这四个人并不是那样十分亲密，当然不是夫妇。而且言语上隔阂很多，又不像是朋友。那两个西洋人，不懂中国话罢了，就是这两个妇人，虽然洋气十足，恐怕也不大懂得英语，怎样会和西洋人一块儿来游西山呢？这真奇极了。他使用低低的声音，操着家乡土话问杨杏园道：“这两副角色，究竟是哪一路的人，你看得出来吗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有什么看不出来的。东城一带，现有一种妇女，专和大饭店里的茶房联合一气，就做这种不正当的洋商贸易。上等的能跳舞，能说外国话。这大概是初出世的雏儿呢。你若是在城里碰见她们单独的走着，真当她是

化的闺秀呢。”说时，那个年纪大些的妇人，似乎知道这边有人注意她，不住的向这边看。吴碧波怕人家知道了，大家就闲谈别的事。

一会儿工夫，外面进来一个人，看见华伯平，走上前来，请了一个安。华伯平时，是杨次长的听差。这杨次长在这西山有一座房屋，就是华伯平要向他借住的那一家。那听差说道：“昨天杨次长吩咐，说是华秘书要到山上来，怕他们不认识，派听差今天一清早就来了，好引着上山去。您啦，还是歇一会儿，还是就去？”华伯平道：“就去罢。”便叫茶房开上账来。华伯平接过来一看，茶点三份，外带烟卷汽水，共是五块多。杨杏园对吴碧波一笑道：“很公道，和北京饭店的价钱差不多呢。”华伯平没有作声，掏出七块钱给他，说道：“多的算小账罢。”那茶房只答应了一句“是”。不像城里饭酒馆的茶房，多少还会说一句谢谢。三个人出了旅馆，那听差早就替他们雇好三乘轿子。杨杏园道：“路若是不多，我们就走了上去罢，这轿子并不舒服。”吴碧波领教了上山的滋味了，他一声不响，就上了一乘轿子去。第二个华伯平，也毫不谦逊，坐上轿子去了。杨杏园见大家都坐轿子，自己不能走着跟了上山，也只得坐轿子去。那轿子是一把藤椅，在椅子面前轿杠上，用两根绳子吊了一块板，这就是个搁脚的。椅子上面，六根柳条，撑着个蓝布棚儿，好像凉粉摊上那个布单子。三个人都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在半空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不觉得笑起来。这轿子上山，一直往杨次长的别墅而来，走的都是小路。轿子一步一步前进，前高后低，坐轿子的正是仰着上去，后来上一个陡些的高坡，人简直躺在椅子上面。吴碧波嚷了起来道：“危险，不要倒下山去吧？”轿夫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不知抬过多少人，要都倒出轿来，那还了得。”上了这个土坡，半山腰里，一块平地，平地上有几棵大树，树底下，一所平顶西式房子，门前一个露台，有两个人在露台底下走上前来相迎，轿子便停了，大家知道这就是杨次长的别墅，一齐下轿。

那个引着上山的听差，便在前引路，进得门来是第一进屋，穿过这一进，上一个土台，便是一个院子，又是一进屋。前后两进，绝不相连，倒像是一楼一底一般。屋也是四合院子的形式，不过外加一道游廊。游廊的柱子上，被青藤都绕满了，看不出来。院子右边，一个大削壁，壁上倒挂着一株松树，树上的老藤直垂到院子里来。左边远远的一座山，是由屋后环抱过来的。这一所屋，可以说是三面环山。这上面的屋子，游廊凸出来一角，成了一个平台，四面都是短短的碧廊绕着。平台正中，早已摆了一张石面桌子，三把躺椅。华伯平三人走进平台来，躺在椅子上对外一看，直望着面前的山，低到平地去。再一看平原，村庄树木，都是一丛一丛的，像玩具一般在地下。再远些，地下有一层白色的薄雾，就看不清楚了。这种薄雾，浩浩荡荡，一直与天相接。在薄雾里，隐隐的看见黑影子，高低不齐，那就是

北京城了。这时听差把茶烟都预备了放在桌上，和他们三人打手巾把儿。华伯平躺在睡椅上，两脚一伸道：“这地方远近都宜，真是避暑的好地方，主人翁太会享福了。”便问听差道：“你们贵上个月来几回？”听差笑道：“一年也许摊不上一回哩。一月哪有几回？”华伯平道：“今年来过吗？”听差道：“没有来过。去年在任上，倒是很来过几回。”华伯平道：“这就奇了。闲着不来，不闲着倒要来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懂的？政治上的变化，说不定的。有时候有表示消极之必要，不能不到西山走走。下台了，就应该在城里应酬奔走。若是政治上的人，下野都到西山来住，那就不必再打算上台了。”华伯平点头笑道：“你没有做官，你倒深知其中三昧。”便问听差道：“这样说，这座房子盖起来以后，就白放在这里了。谁看守这屋子？”听差道：“有一个听差，一个园丁，还有一个厨子，一共三个人。”华伯平笑道：“这也不啻盖一所别墅，让这三个人来住了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像这位杨次长，还不算冤，究竟还来住过几天。许多人在北京做官，到故乡去盖园子，一生也不见面一次。所以相传有这样两句诗，‘盖得园林为老计，年年空展画图看’。”华伯平道：“大概他也知这两句诗，所以很欢迎他的朋友借住，免得辜负了这一座别墅。”吴碧波道：“我若有钱造这么一座别墅，我就闭户读书，住在山上。”华伯平道：“你没有钱造别墅，你就这样说。你要是真造起别墅来，你就不能实行了。”三个人坐在这平台上，临风品茗，看山闲话，痛快得很。

不觉一会儿工夫，天就晚了。这里的厨子，因为主人派人传话来了，对于这三位客的饭食，好好招待，要下山去买菜，又来不及。只得在附近一个庙里，与和尚商了半天，让了一块肥腊肉来。又把自己喂的鸡，宰了一只，其余便是自己园里的菜蔬和瓜豆。七拼八凑，也弄出十碗菜来开晚饭。鸡和腊肉罢了，一碗苋菜，一碗油菜，一碗嫩倭瓜，吃了个干净。华伯平道：“这厨子弄素菜的本事好极了，就是北京城里好素菜馆子里的菜，也没有这样好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忘记白天吃杏子的那回事吗？这就是那一样的道理。”吴碧波端着一杯漱口水，正向院子外吐水，便问杨杏园道：“这里有河吗？你听听这个流水的声音。”杨杏园走到平台上来，只见山崖上大半轮明月，照得山影沉沉，树木隐隐。天上只有几颗亮星，在树梢上陪着月亮。天上一片云也没有。一片潺潺之声，却在天空。杨杏园笑道：“这哪是水声，水有在半空中响的吗？”吴碧波道：“这难道又是树叶响，和白天在山口上听的可不同。”华伯平听他两个人在外面说话，也走了出来。侧耳一听，果然听见一道滩河流水的声音，在这屋外，像在山腰里，又像在山顶上。笑道：“有了，我明白了。这就是书上说的那个松涛，对不对？”一句没说完，只听见波浪汹涌之声，随风而来。回头又听见沙沙之声，由远而近，挨着这屋子过去。华伯平道：“妙极！这要不是在山上住，哪里知道这种景况。”三个人漱洗已毕，依旧坐在这平台上。那月亮离着屋外山顶，也不过一丈来高。在月光之

下,近看山光树影,清幽如梦,远看山下,云雾蒙蒙,不知所在。四围除了树木为风所吹之声而外,就是这屋的四周,几头野虫,唧唧的叫。杨杏园道:“我在此时,只觉得万念俱寂,想起北京城里的繁华,真如电影一般。”吴碧波道:“所以古人作书,都在深山,必定如此,方能够心地干净,做得出好文章来。”大家正说着,忽听见一阵吹笛子的声音,在山上送下来。那调子是《梅花三弄》,本也很熟的,只是在这深山之中,残月之下,便觉得有无限凄凉。华伯平道:“噢!”他只说了一个字,杨杏园对他摆摆手,三个人便都不做声,坐着悄悄地听去。一直等笛子吹完,吴碧波道:“杏园,我们不要遇了仙家吧?他这一阵笛声,把我的心都吹动了,酸甜苦辣,我真说不出是什么味来。”他们说时,听差正走过来沏茶,华伯平便问道:“这山上是什么地方?”听差道:“是一幢庙。”华伯平道:“这笛子是和尚吹的吗?”听差道:“不是,是一位冯太太吹的,她每天晚上,都要吹一遍。”吴碧波道:“这位冯太太的老爷,是一个司长吗?”听差道:“对了。”吴碧波对杨杏园道:“这是一个失恋的伤心人,难怪她这调子,吹得幽怨极了。”杨杏园道:“你怎样知道?”吴碧波道:“她的恋人,嫁给了我们的亲戚,我怎样不知道?”华伯平道:“胡说!她的恋人,怎样嫁起人来?”吴碧波笑道:“不说明白,你不知道。原来她的恋人,一样的是个女子,不是个男子。”杨杏园道:“妙极。这是同性恋爱的故事。你说,她们是怎么一段因缘?”吴碧波道:“这冯太太在北京城里,本来也是个交际之花。后来不知什么人介绍,在交际场中,认识了一位施小姐。不到三个月的工夫,两个人发生了同性恋爱。都说男子汉没有好人,我们躲开他们,到西山去住罢。冯太太对施小姐说:‘这还不是办法,我们要今生今世在一处,除非你不嫁人,我和丈夫离婚。’施小姐说:‘我早就决定不嫁人了,就怕你不能离婚。’冯太太说:‘好好,只要你能这样的真心,我就去和丈夫离婚。’冯太太说了这个话,果然和冯司长提出离婚的条件。冯司长本来是个西洋留学生,对婚姻问题,真是讲究恋爱主义的,慨然答应了离婚。他又知道他太太,是和人家发生了同性爱,他的好奇心,战胜了他的嫉妒心,并且答应离婚以后,每月津贴冯太太一百元的日用。这也算仁至义尽了。”杨杏园道:“果是仁至义尽,冯太太可以和他保存一部分感情了。”吴碧波道:“惟其如此,就越发糟了。冯太太当时一鼓作气的和冯司长离了婚,就和那位施女士同搬到西山来,住在西山什么地方,我原不知道。”说着一指听差道:“他说这笛子是冯太太吹的,那末,就是这里了。两个人大概住了两个月,果然情投意合。后来施小姐常在山上玩,看见西山旅馆里的旅客,男女成双的居多,她的爱情就不能专一啦。恰好这个时候,敝亲在山上养病,游山游得认识起来,也发生了爱情。这异性爱的力量,究竟比同性爱的力量大,施小姐就写了一封信丢在桌上,和冯太太不辞而别,下山结婚去了。冯太太万不料施小姐是这样薄情的人,这才知道女子的心,比男子还狠,



又悔又恨，真是万念皆灰，住在山上，连门都不出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若是冯司长，我还接她回去，那才见得他的情深量大。况且冯太太和别人是同性爱，和出山泉水又不很同，自然是坠欢可拾。”吴碧波道：“冯司长何尝不是如此，但是冯太太以为丈夫心肠太好，自己却不好意思见面了。据说，那一百元的津贴，她也不要了。以后何以为继，真是一个疑问。”听差站在一边，也听住了。华伯平问道：“这话对吗？”听差道：“不错，从前还有一位施小姐，和冯太太同住，后来走了。”华伯平道：“这冯太太，可说她负人，人家也负她，这两笔账在一处，如今都悔起来，也难怪她不下山了。”说着，那笛子又吹起来了。也听不出是什么调子，只觉呜呜咽咽，若断若续，很是凄楚。杨杏园用手搔着头发道：“可怜！我不忍卒听了。”华伯平笑道：“你向来自负是个多情种子，何不想法救她一救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连她自己丈夫都不能救她呢，何况别人？”这时，月亮越发斜了，凉透毛发，杨杏园不觉打一个寒噤。当时，笛子也就戛然中止。杨杏园道：“噢！有什么变故吗？这笛子吹到中间，陡然停止。不像自然的收束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你又见神见鬼。”华伯平道：“不然，我也觉得这笛子停得可怪。”吴碧波道：“我想她拿着笛子，一定在风露里吹，刚才这一阵风我们都受不住，她一定也是受不住，所以不能吹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话也近情理。但是一个孤孤单单的妇人，在深山里住着，拿着一根笛子，在淡淡的月亮底下，对凉风暗露来吹，这种情景，也就不堪了。”吴碧波笑道：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”杨杏园道：“王道不外乎人情，人情不外乎天理，你觉得我这话腐败吗？”华伯平笑道：“话却是对的，不过这好像做官的人说的。”杨杏园一想，果然，自己也好笑起来，三个人在月亮底下坐了一会，身上越坐越凉，只得去睡。

这里的床铺，都是杨次长预备好了的，干净得很。因为大家都要试试山居的风味，各人搬了一张铁床，踞了一间屋。三个人在白天走山，已经辛苦了。晚上又谈了这么久，所以一到床上就睡着了。杨杏园正睡在兴浓之际，忽然听到有人大叫起来，不觉惊醒。要知为何有人大叫，下回交代。

第四十五回

远道供山珍百朋相锡
下厨劳素手一饭堪留

412

却说杨杏园从睡梦中惊醒，听得有人大叫，连忙往上一爬，喊道：“谁？怎么了？”只听见吴碧波在院子外道：“哎哟！这可把我吓死了。”杨杏园听说，已经趿着鞋子走了出来，只见吴碧波站在院子里，便走上前问道：“你看见什么了吗？”吴碧波拍着胸口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因为起来小解，走到这里，只见一个漆黑一团的东西站在花台上，我仔细一看，好像一只猫，倒也不理会。哪晓得走近一点，它打了一个胡哨，对着我直扑过来。我不曾提防，吓得往后一退，出了一身冷汗。等我喊出来了，它已经飞上峭壁，不见踪影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？”杨杏园道：“只怕是猫头鹰吧？这种东西，山上很多。它在天要亮的时候，眼睛就慢慢的模糊起来，看不见方向。你瞧，东边的天脚，已经发现一大块鱼肚色的云，正是天快要亮了。它站在这花台上，本来看不见人，你走到面前，它一惊，展开翅膀便飞，所以和你碰上。你说你怕它，其实是它怕你呢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你这一说，果然对了，怪不得它站在花台上，极像一只猫呢。”华伯平听他两人说话，也醒了，说道：“你两人怎么起得这样早？”杨杏园道：“碧波几乎被山魃捉了去了，是我从梦中惊醒，用飞剑斩了山魃，救了他的性命。刚才院子里这一场恶战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华伯平也开门走了出来，口里说道：“你们说些什么鬼话？”抬头一看，只见天上半明半暗，七八颗亮星，排在山顶树梢之上。杨杏园和吴碧波站在曙色朦胧之中，远看还看不出面目。华伯平走近前来，又问道：“你两人为什么醒得这样早？”吴碧波又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。华伯平道：“这也值得惊慌，凉得很，去睡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不要睡，我们走上山顶去看日出，好不好？”吴碧波道：“上山我走怕了，我不去。这里一个山口，正对着东方，我们就在这里看，也是一样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既然不上山顶，我们还睡一会儿，等天亮了再起来，这时站在院子里，也没有意思。”说毕，三人各回房去睡。杨杏园本想休息一会儿，就起来的，谁知一闭眼就睡着了。等到醒来，只见玻璃窗上，



有一片辉煌五彩的颜色。原来这窗户外边，是一架牵牛花，那藤上的叶子，长得堆了起来。绿叶之中，紫的蓝的白的牵牛花，开得正是茂盛。牵牛花外，是一株杏子树，绿叶扶疏，那一个一个的黄杏子，如挂铜铃子一般，挂满一树。那初出的太阳照来，在树上抹了淡淡的一片金黄色。日光由树上更射到牵牛花上，又由牵牛花上映到玻璃窗上，就十分好看了。推开窗子，再看树上草上，露水还没有干。一阵清芬之气，扑面而来，浑身都是爽快的。

那听差见里面有响声，知道是杨杏园醒了，便推开门进来，替杨杏园打洗脸水。杨杏园指着窗外的杏树，问听差道：“那树是谁家的？”听差道：“是这山上庙里的。”杨杏园问道：“他那杏子卖不卖？”听差道：“怎样不卖？而且他们当家师不在这里，您随便给小和尚几个钱，他就卖了。”杨杏园便在身上掏了一块钱，递给那听差。说道：“你在和尚那里，随便给我买些来。”听差接了钱去，趁天气还早，就摘了许多杏子下来，便找了一个干净蒲包，一齐一装。一刻儿工夫，就拿来了。杨杏园收下，也没有问他。

到了十点钟，华伯平和吴碧波还都没醒，杨杏园拍着窗户道：“看日出呀，还不起来吗？”他两人先后起来，只见日上三竿，都也好笑。这里的听差，见客都已起来，掇拾掇拾桌子，便提了一个提盒来。揭开盖子，里面是一盘包子和热烧卖，三大碗八仙面，便一齐摆在桌上。杨杏园等三人，扶起筷子一吃，居然是城里口味。杨杏园便问听差道：“这也是你们厨子做的？”听差笑道：“哪里做得出来！就是做得出来，也没有这样新鲜。”华伯平道：“那是哪里来的哩？”听差道：“今天是柴总长在山上请客，借的是贾总长的屋子，离我们这儿只一点儿路。他们连点心午饭晚饭都预备好了，趁天亮由城里搬来的，东西多得很。他们的厨子，和我们这边是熟人，这些点心是让过来的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请的是些什么人？”听差道：“请的一大半是外国人，听说还要开会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有几个外国人，是银行里的吗？”听差道：“那就不知道。”华伯平笑道：“你问这话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新闻记者好厉害，简直有缝必钻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你以为我要在听差口里，探出老柴请的客呢。其实是因话答话。我要真是个访员，走到山下去，把汽车号码一记，回去把本子一对，就知道谁来了。还不用着问呢。”华伯平道：“这果然是个好法子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说是好法子不是？可又不然。有一次，于总理的自用汽车，停在丁总长的公馆门口，此外还有几辆汽车，一路停着。有一位访员，由此经过，他一按灵机，心里恍然大悟，马上回去报告，说是于总理在丁总长家里开会。编辑先生又嫌光说开会，太空洞了，便加了些作料，说是内容秘密，无从得知。但微闻不出某某数问题。后来一打听，哪里是于总理到丁总长家里去开会：原来于总理家里的老妈子，带了一个小少爷，到丁家去玩。你想，要根据汽车号码去找新闻，岂不大失



败？”华伯平道：“这却是有趣的事，可见世上的事，真是加不得一点揣摩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刚才说明白了我的用意，以为我猜他们是商量借外债呢。其实要商量借外债，在政府也是公开的秘密，不用得躲到西山来。依我想，大概是他们商量做买卖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他们大家伙，还做买卖吗？”华伯平笑道：“怎么不做买卖？而且做买卖和做官，有连带的关系。譬如外省禁烟，抓来的烟土，就可以想法子把它变成一种货物了。早年我们有个同乡在川边做官，到了月底发薪水，不发钱，却照市价，用烟土来发薪水。真是做好一点儿差事的，一个月的薪水，有挣整担烟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在汉口，他寄钱来做某项费用，也是土，不是钱。据他来信说，他们因为受了烟土，不得已而经商。经商惯了，倒反要贩些烟土来卖。这不是官商相关吗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就叫有土斯有财了。”

三个人说笑一阵，将点心吃完，就预备下山。华伯平因为杨次长的关系，厨子听差，一齐赏了十块钱。听差就欢天喜地的，雇轿子，替杨杏园背着一大包杏子，亲送他们下山。昨天来的汽车，本来在山下等着，三个人依旧一车进城。杨杏园巴巴的还把那一包杏子，移到车里来。吴碧波道：“你不是不爱吃水果的吗？还带这多杏子回去做什么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杏子很好吃，带回去留着慢慢解渴罢。”路上吴碧波拿了一个吃，杨杏园都不很舍得，笑道：“这东西在山上不值什么，一入北京城，就是山珍，很可贵了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你太吝啬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和伯平开一开量，索性大吃特吃。”杨杏园听说，只好笑着不做声。汽车进了城，先送杨杏园回家，他们也没有下车，就走了。

杨杏园亲自提了一包杏子进家，交给长班胡二，马上写了一封信，叫他一并送到李冬青家里去。胡二拿着东西走出院子去了，又叫他回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你在那里等一等，若有回信，你带回来。”胡二道：“那末，我就说等回信得了。”杨杏园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不必说罢，你等一等得了。”胡二笑道：“先生，不说要回信，怎样好在人家那里等呢？再不然，我就说请给一个回片罢，要有回信，他们自然拿出来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又是什么生地方，要什么回片呢？反觉得不好了，你反正在那里等一会儿得了。”胡二心想，这可是一趟棘手差事，又不便一定和杨杏园怎样硬顶，只得答应着去了。去了两个钟头，胡二还没见回来，杨杏园想道：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自己也明知道，等人易久，就这样想着，来去有这样远，而且他总要在那里等一会儿，大概不能就回来，也就不去管他。自己便去编报馆里的稿子。又过了两个钟头，胡二还不见回来。杨杏园想道：这就是他实在回来晚了，不能说是心理作用了。自己心里一狐疑，连编稿子，都没有心思，便丢了笔，背着手在院子里走。一直等到快上灯了，依旧不见胡二的影子。胡二请的伙计正提了一壶开水，走了进来，杨杏园问道：“今天没有别人叫胡二去做事吗？”伙计道：“没有，又喝醉了，他正睡在门房里哩。”杨杏园